然虹人共買棺殮之其妻南京人舁其柩欲即父家葬之虹人懷其德不忘乃遷柩葬於縣之山川壇右復建祠祀焉出通志

論曰何誠之治虹縣以廉正之德施愷悌之政宜乎民思之不忘殮而葬之尸而祝之不啻孝子之事其親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歟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二終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四十三

禮紀

人物

孝友

莆田縣

唐

林攢字會道披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從仕塞垣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母卒每一痛哭至水漿不入口五日舉葬事自埏磚甓與兄弟同負土作冢未窆有白烏來甘露降既窆廬墓不去九年川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陰

雲四合欽成甘露移時不消白烏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厚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閭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時號闕下林家出唐史本傳等書

論曰孔子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予觀林攢孝於其親而有白烏甘露之祥及朝廷遣官驗實而甘露再降白烏復翔集豈非所謂通於神明者乎朝廷既旌其閭而史冊復傳其事是不獨光于四海而已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世之昧者以為天道悠遠而恣肆妄行至於綱淪法斁而無所畏憚觀此而不惕然深省者尚可謂之人哉

宋

鄭褒字成之希閔之孫應進士舉至輦下會詔罷去遇王元之留褒俟秋而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在母左右今詔下將及閩吾母必計程以待遲一日即貽母憂元之曰生有純孝足警世之為人子者為之泣而賦詩曰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脩干名逢詔罷歸計逼親憂鷗鳥終相狎公卿謾欲留刺桐花下宅蘭蕨奉晨羞後登咸平第判福州以便侍養出比事

徐膺字思文弱冠登名於禮部不報退念其母年高不忍離因閉門讀書定省溫清無違禮俄而母病躬侍湯藥不解帶既歿摧毀骨立卜葬于虎嘯巖負土為墳廬其旁蔬食三年時陟巖顛焚香籲天哀號震地虎為遁去烏亦翔集甘露一再降卒從父狀元鐸題其墓曰有宋孝子徐公之墓出彭志等書

郭義重宋史無重字蓋誤字處仁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歸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紹興十三年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宋史本傳義重貌古心不雜視不過尋丈口不及時事其旌孝時猶未婚與仕紹興二十一年始以特科奏名補官右迪功郎潯州司法叅軍調德慶州録事叅軍年六十始娶以高年終卿士大夫為立孝子祠而祕謚為孝節云出事述

彭受為太學生親歿廬居墓側有白鵲之祥郡表其居曰孝行

卓異坊又有黃希閔提舉國鎮之子父歿廬墓人號為孤廬黃家出比事

劉洵直字子浩年十二父亡十六失母時已知苦學篝燈几筵之旁號慟即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為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奇之兩以鄉舉試禮部為第七人登紹興二十一年第調永春縣主簿秩滿授漳州教授終通判平江府年五十七贈金紫光禄大夫子渠棠皆登進士第出比事

吳禀字可中父世寧客遊西蜀卒於渝川禀年未冠家居聞訃日夕悲悼沿峽扶柩以歸舟危於旋渦若有物負之者時號孝子出何志

論曰鄭褒恐其歸過期而貽母之憂蓋有合於孔子所謂父

母在不遠遊之意劉洵直感馬周犬馬之養無所施之言而悲慟益切蓋有合於孔子稱子路死事盡思之意故皆可以為孝也徐膺郭義重彭受吳稟之孝皆有所感呂其亦貞元孝子林攢之徒歟

元

郭道卿宋紹興孝子義重四世孫也道卿母徐病劇哀泣籲天祈以身代母尋愈後母以高壽終景炎元年元兵至旁盜亦起道卿日抱母柩泣曰兒在此無恐俄卒入至殯所失跌墮刃知其為孝子也為白大將遣一矢為後卒戒俾無毀其家又因盜至居入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義重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如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字景文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歸侍養時兵禍猶未解廷煒扶道卿出避賊倉卒相失哭水滸一晝夜有裨校心哀廷煒為迹道卿舟之歸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悴扶護一夕髮盡白道卿卒疑死者兩日苫塊中偶夢道卿並枕睡汗浹寤呼燭視之左頰生二黑子與道卿肖號慟幾絕每夜三鼓即炷香悲哭烏亦群集哀鳴芝產園中事聞武宗勑有司旌其門閭雜出元史本傳等

論曰唐虞三代盛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事親盡孝特其常事耳去古既遠風俗漸漓至於耰鋤德色箕箒誶語之俗興

乃有能孝於其親者出於其間不猶喧啾百鳥群而見孤鳳
凰哉此郭氏義重道卿廷婦所以荐被旌孝之典也然求之
於世一邑之中得一人焉蓋已罕矣況一門乎一門之中得
一人焉亦已罕矣況三世乎又況知道卿兄弟爭相遜以死
而孝友兼盡則又曠古所罕見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郭氏之謂乎

國朝

丘添德字孔輔號朴菴其先世居城左刺桐巷至添德始徙居
水南之象店為人狀貌魁梧自少即即嗜讀書能通其大義年
幾弱冠父以事上
京師命添德視大父朝夕養及父將歸大父命添德往迎之至建
寧遇父寢疾旅邸勢日危迫百方求醫藥治療弗效倉皇無措
因禱于天刲股肉以進竟弗愈乃竭力營送終之禮奉柩以歸
事母恒先意承順務得其歡心洪武初例民戶三丁者以一丁
往城平海衛工畢就隸戎籍以備倭寇大父甚憂之添德毅然
往就役以弟添從為從伯之後添德軍平海未幾復調鎮海衛
其在轅門中營生所入悉寓歸為祀先裕後之計及分以周其
弟嘗祝天曰願天憫吾弟之貧乞賜均一則同氣之幸也撫弟
之子如己子稍長則走書同遣受業於明師脩脯之費皆自己
出鄉黨嫻族咸稱其孝友無間言焉晚年得代歸卒于家年七
十八姪璃領鄉薦為崇武教諭孫天祐第進士今為監察御史
出陳會元中所著墓誌銘

陳睿傑合浦里笏石人也早失怙事母盡孝母嘗病睿傑稽顙籲天刲股肉和粥以進病隨瘥母老患目疾雙淚淋漓醫弗效睿傑每旦以舌餂之終母之身不怠母年既耄出入起居睿傑左右扶持不必離所御衣被或汚穢必躬滌之不以委於家人至於溺器亦然母没號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而歠粥蔬素以終其喪逮即吉猶不忍服華靡忌晨及生日極其悲痛終日不食朔望歲時奉祀惟謹蓋其年雖老而哀慕之情未嘗少替焉邑大夫聞其賢辟為里之耆老非其所欲也未幾懇告歸黄參議常為文送之亦稱其有孝行陳訓導可晦特序其孝以贈之一時鄉大夫士咸加敬禮而目為孝子云出劉子賢所著善人録

論曰昔吾夫子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以是而觀則丘添德陳睿傑刲股肉以療親疾宜非聖門之所尚也然竊嘗思之人之恒情一芒刺入膚尚不可忍而急欲去之況以刃而刲股肉乎苟非其愛親之心出於至誠而不能自已者蓋未易能也而二子乃能行之而不卹其痛苦之切身則其一念之孝亦豈可少之哉予於仙遊陳亨運傳孝明郭濟三孝子傳後已論之詳矣考論人物者尚當合而觀之茲不復贅

李苾字叔英城北人幼謹愿好學長而多聞元季隱居不仕與友人方時舉等為壺山之會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及與商確古今沛乎不窮其父早卒事母盡孝母卒哀毀盡禮獨居三年

紈綺不至於身酒肉不　於口司業吳源嘗作述孝以美之洪
武初舉僊遊儒學訓導卒無子出彭志
陳淮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親視膳服有
疾侍湯藥頃刻不離愈而後止永樂間賢官南康淮隨任每日
雞鳴而起孳孳承志所須皆先辦洪熙元年賢告致仕卒于京
師淮迎柩歸至寧化次于河滸夜宿柩旁岸多虎或使避之淮曰
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殁撫柩呼號雨忽止姊
嫡母方出有贅婿方與析居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腴田
美器而取其棄母乃悅復許同爨淮後為南京國子生值限年
例衆謀為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寧黜而歸置義塾
訓鄉子弟家門肅睦遠祖僕射靖墓被人侵毀淮焦苦十餘年

百計陳懇上官卒復之縣上其孝卒年八十三子大同亦有孝
行出彭志
林長清宋紹興進士瀛八世孫正統乙丑進士歷行人戶部員
外郎天性廉儉未六十致仕母鄭氏八十餘歲嬰疾輾轉床褥
者數年長清設榻於其側嘗視湯藥不離左右一夕數起皆親
扶持之為操溺器家不甚裕遇有美味具以養母奉身糲食而
已每歲母生日輒夙興代母梳洗背負出中堂與家衆上壽行
禮母閔其勞謂之曰我既不良于行何須如此對曰使長清歲
得以為常豈非大願耶及母殁哀毀骨立士大夫見其老而篤
孝咸嘆仰以為不可及云年七十二卒出彭志
林淮字長深別號靖菴唐邵州刺史蘊之裔也初蘊之曾孫旻

自莆遷福之石井傳四世至績又遷福之甘蔗洲高祖原元宣議大夫入　國朝曾祖觀始以尺籍復隸莆淮早喪父養母孝成化十一年登進士第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　京師旦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日相與周旋桑梓既三載官府趣淮供職淮以　京師苦寒非母高年所宜居迺自疏乞改南京刑部蓋南京去　輦轂三千餘里非甘閑散者不樂居之淮欲便於養母特有是請尚書何公喬新侍郎阮公勤謂其制行非時俗所及特顧省之未幾遷本部員外郎弘治初元陞雲南按察司僉事淮曰吾所以棄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南去　京師萬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使得養母　朝議謂此風教所係宜從淮請乃奏淮為常州府儒學教授至終養復注僉事如初以慰淮之子母以勵臣子忠孝　制曰可淮就學職出則橫經聚史以督生徒入則烹甘取鮮以養母甚適也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踰制比扶櫬到家亦卒年五十一淮為人端方靖恭不隨時頫仰初入刑部永平有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立辨人服其明允嘗當盛暑提獄令人為汛掃臭穢及剪剃老囚髮日煑艾湯與浴彌月囚無瘦死者淮有女弟適邑人李松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理為最重云出布政使周瑛所著墓誌銘

論曰孔門之答問孝於子游則欲其能養而敬於子夏則欲其愉色婉容於孟懿子則欲其不背於理於孟武伯則欲其謹

於守身是雖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要之聖門之學大槩不出乎庸言庸行之間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況在孔門以孝稱者莫過於曾子至論其所以為孝惟在於養志而其所以為養志者亦惟在於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為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耳又豈有高遠難行之事哉若李泌陳淮林長清林淮四君子之所以稱孝者亦循庸行而盡其所當為者而已矣予懼學者騖於遠且難者而不求於近且易者故因論四君子之孝而並著之使有所警發焉

僊遊縣

宋

陳亨運字俊民性最孝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爲人之枯鄉人張紘有詩曰生芻淨潔全清節老栢焦枯爲孝思宋乾道間朝廷舉孝廉紘率鄉人白之縣令陳景肅以其名應詔亨運卧廬不起令不能奪餽粟帛以旌其孝出僊谿志

傳孝明字起敬嘉定己卯秋母蔣氏疾篤孝明刲肝粥以進疾遂瘳陳侍郎讜書孝感二大字名其堂作詩以紀之令許伯翊偕同官載酒宴其母子盡歡族姪知循州大聲記其事壬少卿邁為跋出僊谿志

郭濟家貧至孝寶祐五年父病刲股以進病遂瘳庶母病篤亦刲股者再鄉人以其事白之令趙與泌給錢米以旌其孝出僊谿志

論曰陳亨運廬墓傳孝明刲肝郭濟刲股皆非聖門賢中道

不可以爲訓然竊思之人子之於親天性至情當其危急存亡之時苟可以死亦所不辭遑卹其他耶若三子者之愛其親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有足尚者況去古既遠民不興行人子之事親能如聖賢之無過不及斯其至矣若其不能則如三子者之行亦豈可使泯沒而無聞哉予故録之以告夫世之爲人子者使法其心不泥其迹可也

興化縣

宋

黄廓字大器太常博士中庸之曾孫平江令徹之子也事親孝芝産于廬者三鄭夾漈樵爲文紀之出比事

論曰黄廓事親孝而芝産于廬或疑此理茫味不可致詰予竊以爲不然夫芝天地至和之氣所生也孝弟爲人之順德德極其順則氣和矣由是天地之和應之而芝生焉亦自然之理也夫奚疑之有

忠義

莆田縣

唐

林蘊字夢復披第六子也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使韋皐辟推官皐卒劉闢代之有反謀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劒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

闕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皐佑鍔季安為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皐謗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户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弊蘊亦韋皐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闕說而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為邵州刺史卒（餘見唐書儒學本傳）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其人俯首不能對初亦嘗應賢良方正科其策曰臣遠祖比干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大而肆故不見取後蘊既仕不得志頗縱酒自適多忤時政白居易贈以詩曰世上如今重檢身吾儕詩酒似狂人西曹舊日多持論慎莫吐他丞相袖蓋規之云（雜出何志等書）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予觀林蘊切諫劉闢之反將就刑而毅然不屈後程權上四

州板籍而軍中拒命蘊陳君臣大義諭之人人釋然則其忠
盛矣新唐書列蘊於儒學傳彭惠安又列蘊於名臣志予考
其論議而見其設施於斯二者皆足以當之然論其大者則
未有過於忠者也予故取以冠於忠義之編云

宋

阮駿字千里祖遵慶歷進士官通直郎節度推官父之才元豐
特科知南雄府駿紹聖元年進士授奉議郎監台州稅方臘犯
台州守委以防禦事駿率兵射賊踣死五百餘人賊亟引退壘
書褒奬轉朝散郎建炎元年除河南少尹兼西京留守是冬金
人南寇駿與孫昭遠率兵拒戰不利駿以神御在府亟收兵護
神御殿以餘兵再戰又敗乃抱神御指賊大罵死之二年正月
十又四日也事聞朝廷褒贈三官進朝議大夫（雜出宋史本傳等書）方臘
之難金寇之禍死事者又有葉居中徐㴱居中元符三年進士
授奉議郎通判睦州賊臘方起居中不避難而前到官與戰不
利死事聞官其二子廷建文學㴱字叔清宣奉大夫銳之子以
世賞入仕高宗幸維揚虜騎侵逼臣僚奔潰㴱以國子監丞護
駕渡江殞于難紹興初特授將仕郎官其子材（雜出比事等書）
陳淬字君銳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
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乎惠
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砦
主奏為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
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無知北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

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刃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瓆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擁胡床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出宋史本傳按宋人物志淬子仲剛死之日官從事郎仲和死於維揚之難官秉義郎仲敏死之日官成忠郎贈典俱不及

林冲之字和叔深之之第也元符三年進士調邵武軍司戶參軍崇寧中興學詔群臣通舉中外學官冲之以諸名卿交薦得杭州教授秩滿諸生復請留之在杭六年乃代去出何志等書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以不能阿當路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為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所厚者咸危之勸使勿行冲之曰人臣事君生死以之此何時而可辭王事耶遂行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勵見詞色

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偽齊不屈
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
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
入地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面一慟而絶僧窆之寺隅洪
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出宋史忠義本傳鄭樵哭以詩曰官似馮唐
能老去節如蘇武不生還蓋深悲之子郁從子震霆郁字襲休
宣和三年進士調解州司刑參軍州兵以衣賜不均訟訟謀為
變郁言於部使者均之乃定咸曰生我者司刑君也再調福建
茶司幹官靖康初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張動
持不與曰事屬計司衆恚取庫兵為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
官曾存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曰爾不見江寧錢塘

事乎周德輩今皆安在爾等自父祖隸禁軍衣食縣官國家何
負於爾危急不能立尺寸功尚不知為性命計耶衆業已殺轉
運官徑前取郁郁且罵且叱至死不絶聲事聞詔各與一子官
震父渙之官至朝奉郎震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以論諫不得
其言遷太常少卿除直秘閣歷知鎮江府時蔡卞王夫人得請
賜地建閣儲御書因取素所不快者腴田并有其禾震俾償之
王恚上其事朝廷移震守汝州部使者祝林受中人旨籍魯山
民田五萬頃入御府以為冒耕官田民誘亡命謀為變震遣録
事于謗諭以禍福令輸租佐御府解散其衆民感泣如約震列
上其狀詔部使者履畝定租召入除起居郎遷秘書少監卒年
四十六震志在攻京卞多論列自號介翁霆父澤之冲之渙之

之弟也霆登第太宰余深侍郎許將皆欲妻之霆曰若人之女安能事吾母兩辭之累調烏江丞縣舊有河歲久湮蕪權貴墾為田霆斥而導之無所畏避溉田數千頃歲以大稔邑人祠之靖康初從父冲之被命使金霆三上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復仕紹興中秦檜以霆有庠序之舊召為詳定司勑令所刪定官霆見檜曰公忍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去檜死轉承議郎通判衢州遷湖州以二寡姊年垂八十不欲遠宦告老而歸霆篤行義未嘗干進入仕四十年歷官五任而已在南陽時與趙不群同僚有監司逞私憾以事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行已之道當自此始豈可以一生名節而狥他人乎及趙知建州與霆書曰不群終身不墜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霆博學深象數人謂邵堯夫之後惟霆得其傳與鄭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卒年六十九莆人稱為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雜出宋史冲之傳及何志等書）

宋旅字廷實第大觀三年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擬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為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死之刻人悲哀為立廟帥劉韐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出宋史本傳等書）

方喜字良翰提舉臨之孫辟燕山工曹掾燕雲陷虜令一時陷

沒者悉易吉喜南望霣涕盡取出身文字焚之惟留承奉郎告置衲衣中道梗不得歸紿與講好防禦火弛喜變姓名携數稚間道逃歸抵廬江邊守以聞得旨特轉一官改差泉州監稅比還家鄉人環視歎息以為換世人形之謁詩至比蘇屬國言其在燕十九年也後通判廣州終于官龔參政有詩云八十里外望歸雲十九年間送落曛書至上林無別語孤臣有死不忘君

出北事

蔡楙字子堅襄之曾孫傳之子也欽宗朝以父任尉會昌視事數月遇贛賊犯境楙領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楙力戰不支遂遇害贈承事郎官其子顧後贈朝散大夫何出志

陳文龍字君貴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為初從兄弟按宋史本傳謂俊卿之後蓋考之未審也陳至俊卿始大文龍濡染先訓而益厲志殖學以繼承之工文詞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為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范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

之寄萬石政事急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
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元兵
東下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
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
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
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為可宜中以為不可張
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下
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
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
遜以迹相疑譬猶極溺捄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
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

來事已不可為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傑之
師敗焦山文天祥之師敗獨松關朝廷急徵二人入衛而元兵
已進至杭北關外文龍請身督殿旅合江下義丁決一死議不合
張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趨閩衆議降元文龍乃上章乞歸養
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
州改元景炎復以文龍參知政事八月漳州畔以文龍為閩廣
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
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
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
平之十一月元董文炳阿剌罕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州命
文龍依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即興化軍

開聞已而降將王世强復導元兵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狥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遷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製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兩大旗植軍門巡城則命持以前導十二月太學生盧澤嗣命諭降文龍斬候卒注其頭槊上狥軍前澤逸去叛將陳淵林華潛附于元軍為之嚮導詭文龍援兵至開關納之計議官李珙首倡軍民迎順小校黃泰躍馬突至設廳稱有太皇太后詔逼驅文龍出併其家盡俘以去（按宋史本傳云時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乃使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此與事述所載微不同蓋記有詳畧也）文龍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亦不肯服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瘞之（按事述云董文炳等為送其母歸莆與宋史本傳及家狀不合蓋誤也）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始文龍答侍郎許自書曰國事至此惟當決一死以守又曰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又擬唆都書曰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句左傳有殞無二句他非所知也又有風其納欵者文龍曰諸君特畏

死耳不知此生能不死乎文龍死志素定故卒能以身狥國而無少係累焉後訃聞行朝詔謚忠肅賜廟號昭忠（雜出宋史本傳及事述等書）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李文虎齎詔至郡尋訪文龍子孫將録用之而卒無一人應之者蓋其流風遺烈傳至其子若孫而猶未艾云郡人鄭鉞號舒堂文龍客也嘗著文龍遺事（大槩俱已見本傳）有曰初蒲壽庚以泉州降宜中督贊方應發有異志勉公少屈公責以大義手劒逐之及林華等詭稱印家兵赴援公開關延之小校黃泰躍馬至稱太皇有詔公朝服西向再拜曰臣得死報陛下矣瞋目叱泰曰奴敢殺我乎遂抽刀欲自裁而肘已爲左右所執有奪刃以去者遂擁公上馬至營二十五大將擐甲出公下馬據胡床瞪視忽民間火發公延頸進曰速殺我無害百姓甲者愕傳令俱縱火者斬之既明盡室俘以行先是杭人夢兩街騶閩傳言岳武穆代者至密視之則公也及至杭謁岳王廟一慟幾絶語監者曰吾病矣留宿廟下以其夕卒時年四十六又曰公負六館盛名魁天下士不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急惟以皇帝所賜馬自隨每控轡輟於邑淚下及被執覺馬亦尋斃公為人敦信義初授蔭補不以澤其子而以澤其弟繼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其故人即之謙謙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性自爾景炎公入覲督相文天祥自金陵來會相與慟哭國事首議分重臣出督不報既而北警傳至即報可而國事去矣公竟不屈死杭文公竟不屈死燕宋三百年其末造也江閩兩大魁出俱以節死嗚呼公死國予不死

公予負公予負公因記憶述公遺事如右使予幾年死不死假
有物色前代逸史者使我遺事得白公大節吾不死又何待哉
推書撲東東恐當作案淚下沾土
陳瓚字瑟玉大府寺丞宓之孫參政文龍之從叔也瓚少有大
節宋末知必亂無仕進意於是散粟帛以濟饑寒曰吾家世受
國恩當為國收民心耳及賈似道潰師蕪湖起文龍執政瓚語
文龍曰今天下之勢已危列郡皆團兵自守此不足以討賊適
足以餌賊也為今之計莫若勸上盡召天下之兵屯聚沿江要
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之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齊舊則國
猶可為也文龍憮然曰叔父之策固善然柄國非人恐不能用
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丙子五月張世傑等以益王即位福州

八月廣州亂以文龍充閩廣宣撫討之十一月帝趍海命文龍
開閩興化瓚率家財三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贍軍世傑欲
授以官瓚曰吾為忠義所激而來豈買爵耶不受辭歸十二月
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北去瓚曰
吾姪不負國吾當不負吾姪即陰部署賓客募民義景炎二年
二月晦以兵攻林華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于祖廟遂獻
于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掎
角復福泉二郡九月元唆都以兵攻興化瓚號令嚴整每巡城
必南向號慟士皆感奮十月既望元兵蟻附登城瓚力不能支
又率家丁民義百人巷戰元兵死者千餘瓚被執唆都欲降之
瓚罵不屈唆都大怒車裂於五門以殉屠城三時血流有聲張

世傑以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子二長若水張世傑辟為
督府架閣次景濟出事述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五世祖厚游洋人熙寧進士崇寧間脩
樂書厚與討論卒官吏部員外郎祖成童始徙居莆得慶登紹
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丁母憂服除改江西常平幹辦知德興
縣累遷知南康軍不果上歷秘書著作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
左曹郎官以忤賈似道出知漳州平畨寇次年嘉禾產一莖九
穗最上賜詔褒寵召還授兵部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
檢討官不拜提舉雲臺觀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疾景
炎二年便旨除右文殿脩撰戶部尚書兼福建制置司參謀官
是冬十月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絶雖千百年何
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
甲士至執得慶并二子規權殺之年七十二黄仲元銘其墓稱
為忠孝父子得慶早以詞賦名晚深於易丞相江萬里深器重
之仲子準承直郎監福州海口鎮出彭志
論曰宋自靖康之後天下多故吾莆諸先正有因方臘之亂
躬冒矢石以禦侮寧臧其身而不肯負其職守吾得二人焉
曰兼居申宋旅有因金虜入寇奉命拒戰勢窮力盡不屈以
死吾得三人焉曰阮駿陳淬及淬之從子仲敏有因金酋王
善入寇父子率兵拒戰飛刃及其父而以身蔽刃死之吾得
一人焉曰淬之子仲剛有因金兵犯闕奉使虜庭拘留十五
六年不屈以死吾得一人焉曰林冲之有因贛賊竊發而率

兵力戰以死吾得一人焉曰蔡楙有因元兵南下相繼守興化軍被執不屈而死吾得二人焉曰陳文龍陳瓚他如林郁卓得慶父子皆一時死難之士也唐太宗有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若諸先正豈非所謂誠臣乎其中若冲之文龍二公其所操守如金百鍊而愈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則又曠古所不多見者也

僊遊縣

宋

葉顒顒之兄也政宣間與顒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負金虜入寇朝廷始設武藝謀略科顒平日尚義好謀習騎射至是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隨大將劉延慶為京城東北守禦官然是時天下事壞已極金兵攻圍日急顒度其勢必不可支召顒謂曰吾兄弟被義方之訓當勉於忠孝然是不可兩全吾已受命當登陴死戰以盡臣節爾其歸養父母以供子職可也顒曰兄言及此吾亦何憾因相對涕泣而別顒遂登陴力戰死之（出何志）

林師益豫之次子也兄師舜靖康中以守職不肯避虜全家死於難官至中大夫師益以父任奏補三班借職授樞密院宣差雞澤縣尉上書論邊防利害譏切時政留京師聽旨金虜深入臣僚以師益所論多可采有旨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將累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後軍統制虜犯京師侍從孫傅等薦舉差充京畿第一副將訓練馬步軍陳留

縣駐劄楊時在講筵奏師益曉達軍政使專督訓練必有績效可觀授京畿第一正將守禦陳鄭州原武虜至不克攻去既而虜自滑州渡河再犯京師諸將皆遁惟師益孤軍守原武不動劉韐為丞相何㮚謀亟召師益兵入援師益行次封邱遇虜迎戰大破之明日虜兵大至師益謂其副曰虜衆我寡誠不敵然此吾致命之秋尚何顧哉遂奮勇力戰死之一男若淵甫晬一女九歲妻葉氏及男乳母襁負南歸流離道路凡五六載抵家若淵稍長痛父暴骨原野刻木招魂葬歸僊嶺後有留題於其墓亭曰虎踞龍蟠經幾春靖康孤節照蒼旻至今凜凜有生氣愧死當年膜拜人膜莫胡切胡禮拜即長跪也弟師臯通直郎後亦死於王事朝廷特官其一子出何志等書

陳吉老字子州先世許州人有名魯苗者為福州招討使遂家候官繼遷僊遊祖浩父無逸舊名瑄相繼登進士第吉老以父任補官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慨然有志事功紹興初虜騎寇淮汀贛群盜竊發辟吉老清流丞贛寇萬餘侵掠郡境吉老整衆而誓士皆感奮大破之後以胡保鍾花之寇長子希造先登死焉吉老忍痛悉衆長驅竟殲其黨比還郡將以下迎勞為之測然吉老笑曰馬革裹屍南八男兒古人所慕大丈夫死患不得其所耳吾兒報國死又奚足悲哉自是賊徒遠遁不敢犯汀界六邑爭像其父子祠之陞本州別駕召除京東提刑收復宿亳徐海四州入對陳練將卒廣儲蓄脩城堡紓民力嚴策應五事高宗諭曰且為朕綏懷京淮之民尋除楊州安撫使賜鞍

馬金帶御前大刀以寵其行吉老始至嚴關渡之禁創策應之
法樽節郡計大脩州城捐俸以助其費又遣仲子希錫取延陵
私租千緡市汀布以為軍裝時韓世忠守楚州與吉老相厚善
吉老奏乞命世忠來相其役詔從之不數月而事集嘗書白太
夫人尹氏曰渾家飽煖盡是國恩萬一總師恢復自當効節又
書付希錫云吾萬一死於邊汝他日出官不得取俸外錢謂之
有例上負君父下辱祖先秦檜當國力主和議吉老累疏爭辯
其略曰講和之辱是陛下為劉豫舉國為陪臣所約兩宮來期
及許還關陝諸路皆狡檜相調引決不可信乞罷斥奸檜專責
臣以恢復之期御筆褒答云卿奮武淮堧國勢增重隣壤震懾
朕實賴焉未幾卒于官高廟聞之嘆息不已累贈中散大夫出何

志
子希造自有傳
陳希造字賢御以父吉老蔭補官吉老教子詩書之暇必令讀
百將傳習騎射每曰今中原擾擾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非文
武兼資未易了此虜陷京口希造年十六被虜至北庭令其牧
馬一日北師南向希造擇平時所調御最良馬乘以歸父益奇
之每目為定亂器調楊州錄參紹興初侍父官臨汀每戰必居
前鋒屢奏凱捷明年賊又入寇希造乘勝而前策應不至戰沒
于乂竿口朝廷稱其忠節告詞曰朕憫失忠義之士殞身賊首
不得終於牖下肆加恤典并及其孤特贈承事郎累贈奉直大
夫出何志
郭嶢琪之姪孫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初調廣州司戶禦賊馬

上轉戰死之帥奏于朝官其一子同邑有邱杞者知真州與之從孫也紹興間與鄉人為忠義社以自固與山寇力戰死於陣出仙谿志

鄭勲字景周嘉泰二年第進士知博羅縣將改秩熊喬部下回戍卒焚掠惠城直抵其邑邑人驚遁或勸勲避其鋒勲去曰吾去如百姓何正衣冠坐廳事以待之寇至諭以禍福不聽賊首迫以白刃勲不為動罵賊不絕口遂死之時丞相崔與之侍郎李昴英奉命招討以勲殁於王事聞于朝乞旌之以勸忠義贈朝奉郎官其一子邑人思其遺愛為之立祠靈跡甚著漕使以聞勑賜額惠澤出岳志

論曰葉顒以臣節自勵而視死如歸鄭勲為百姓死守而罵賊不屈林師益及其兄師舜弟師皐皆挺身死難而師益之績效尤著陳吉老及其子希造皆許身報國而希造卒死於陣郭嶢禦賊而死於其職邱杞捍賊而死於其鄉是皆一時忠義之士也若師益之論邊防利害譏切時政吉老之爭辯和議乞斥姦檜又其最優昔乎蘇文忠公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師益之死義即前日之犯顏者也以吉老之敢諫使臨患難之時又豈不能死義也耶

興化縣

宋

薛奕字世顯利和之從子也熙寧九年武舉第一是年徐鐸以

進士第一神宗御製詩賜之有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授鳳翔府都監遷正將元豐中銀川寨之役奕死之贈防禦使子安靖以奕死事補官靖康元年假河北制置使京城失守安靖降金知海州事紹興初乘間殺其守將王企中舉郡來歸高宗遣吏部侍郎傅崧卿賜以璽書其略曰身雖屈於羯胡心常存於王室總領義師擒滅醜類凡陷沒之郡聞風響應各籍土地奉上本朝者實汝有以倡之也賜會稽田十頃以宗室女妻之紹興五年除武節大夫業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知全州兼充本州沿邊溪洞事都巡檢使卒雜出方志等書

林子立字伯與清源西里人也甫弱冠通經學為士類所推升貢辟雍凡十二試俱中第二同舍贈以詩有云博陵公子真文虎占斷儒官第二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再調知茶陵縣靖康元年詔諸道以兵勤王子立募集民兵二千餘人率赴南道總管司至荊門遇胡騎接戰衆寡不敵中流矢卒帥司上其事于朝請官其後出岳志

陳自仁字克廣清源東里人也七世祖德字敏功仕唐為員外郎自仁第宣和六年進士調吉州永豐縣尉屢捕盜有功不肯自陳以廉節著建炎三年金虜犯洪吉州隆祐太后護衛兵叛所過殺掠楊世雄梁世美等遂犯縣境自仁集尉卒調民兵激以忠義戮力拒討兩分其兵一自間道繞賊後一據險要以寡誘之見賊則偽遁至所據與之合戰伏發於後夾擊之轉鬬逐北其衆披靡會賊別將繼至兵疲援絶自仁與知縣事趙訓之